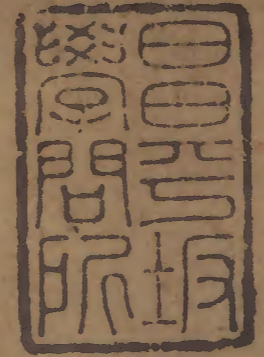


白王朝類苑

終七十三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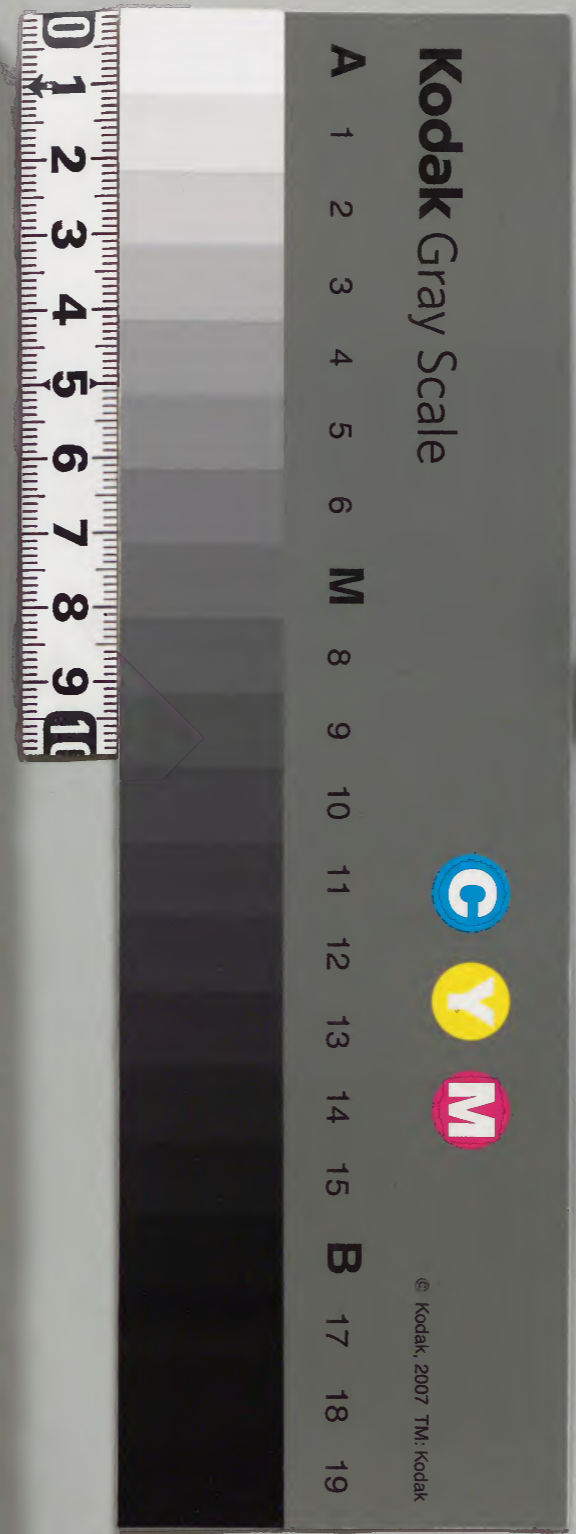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九七	一四二	一五
類	四	函	冊

內閣文庫	二九七	一五	三
漢書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74
	冊數	15 (15)
	函號	303 29

共十五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三

聖訓

白玉蓮華五

漫草文庫

有正冰年考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務時
置本通判汝州與之接熟爾後下知湖州末年復為
州監押益相親暱遂至通家既而下在京師末年求
監金匱門書庫下為干提舉監司揚繪繪遂薦之宋
中嘗置酒延下繪於私室出其妻聞坐妻以左右手
搦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蓋其製得如是後宋
年盜賣庫書事發下獄宋年引下繪嘗受其饋送及
嘗納贖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宋年死獄中朝議
以兩制及通匪人至為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
尚為病南副使下符制降監錄州錄州錄日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三

詳妄謬誤

白玉蓮華盃

淺草文庫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務時
 嘗納璣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
 以兩制交通匪人至為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
 降為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監舒州靈仙觀明日卞

監金耀門書庫卞為干提舉監司揚繪繪遂薦之永
 卞監押益相親暱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師末年求

年嘗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
 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其褻狎如是後永

年盜賣庫書事發下獄永年引卞繪嘗受其饋送及

嘗納璣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

以兩制交通匪人至為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

降為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監舒州靈仙觀明日卞

降為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監舒州靈仙觀明日卞

卒於貶所

毀沮求進

熙寧以來。九近臣有夙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累。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聽。曾子宜罷司農也。呂吉用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張粹明罷司農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爲帥者。各矜功。徼進。徃徃暴擿邊事。污讖鄰帥。得罪。則邊功在已也。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爲甚也。

大卿與丞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倭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阜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

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疑似易乘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挑食之。遂不飢。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創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

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並東軒筆錄

黜胥

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之每聲喏使選前往往往陽為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芹逐之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敏舉無留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挿紙標于首曰為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今嫁此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以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

賢學士

舊例省副罷皆得集賢學士

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其略曰連綿乎七月八月滄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沒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度舟舡時賈文允陳恭公秉政共引過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踈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
仁宗怒降仲謀監邵武軍酒稅

矯偽

夏英公知安陸日受大勅舉幕職令錄為京師有節度推官王某者糲食敝衣過為廉慎一馬瘦瘠僅能

移步席鞵繩轡不勝騎自二車而下列狀乞以斯人
應詔夏亦自知之遂改官宰邑去安陸數百里泊至
任素履一變侈衣靡食恣行貪墨夏俾親舊喻之荅
曰某乃妙擢也必無敗露請舍人無慮夏常謂僚屬
曰世之矯偽有如此者斯人今為正郎不欲道其名
也

伺察

李公素學士為京西漕運時李君俞以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福昌縣一日得漕牒令體量簿尉泊邑界巡
檢者既而召三人者從容飲食謂曰監司牒令某秦
訥同僚之失某固知諸君無事竊恐復遣他人來幸
各房慎也三人相顧而笑乃懷中各出一牒乃是令
簿尉察知縣巡檢廉縣官也俱笑而退後朝廷亦聞

其事乃下詔申戒其略曰守倅則互責刺廉令尉則
更容伺察乃至怨滿行路章交公車少時竟罷伺察
之名

踏犁

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具不用牛以人力運之
太宗以宋臺牛多死得此制召之造數千具先遣堯
叟於宋州大起冶鑄以給貧民以時雨沾足令趁時
耕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此長沮桀溺偶耕之遺象
也按耦耕以雙耜並耕了非踏犁之制易簡之淺陋
甚矣

勸諭

慶曆中有張待制為河北路都轉運使檄諸郡邑俾
勸諭村鄉上等入戶多釀豆醬米醋及修造食氣風

藥准備貧民求之且一村之民食具醯醢者十無一
二况品劑藥餌固所不曉斯言殆為識者口實

三虎四聖

考功郎中齊化基資性貪墨哀斂不知極竟以贓抵
罷黜配海外會赦得歸家于平原嘗取南郡陽起石
亦貯數十石他物稱是其後生滿离散無以自存廢
曆中詔諸郡轉運使各帶鞍察使於是江東有三虎
山東有四聖三虎者監司有王誥楊閱董爭務苛察
聖者探偵之義也謂俾部下小官姦愼好進者廢察
屬郡官吏之過失副是吹毛求疵刑獄滋彰矣

並傳

後雜錄

賑濟乖方

熙寧八年淮浙大饑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

麥

司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
撫先檄郡縣以厚朴炒豆為屑開飢民胃口提刑司
督諸郡多造紙襖以衣貧民提舉司印榜招諭富民
布施錢以種福田大取識者嗤笑安撫至通州勸富
民出米交以食飢者或對曰安撫勿卹東南飢民胃
口以開有紙襖為衣而又得福田居之安撫可無慮
矣聞者大慙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通水燕談

引用乖方

蘇舜欽奏邸之會預坐者多館閣同舍一時被責十
餘人仁宗臨朝歎以輕薄少年不足為臺閣之重
宰相探其旨自是務引用老成往往不愜人望甚者
語言文章為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揚安國之在經
筵是也

東軒筆錄

詐佛

程師孟能奉權貴尤好身後名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雜文不磨滅于後世也

二

河南一縣效外古寺地僻山險邑人稀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僧遊方至其寺告於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警人耳目者有五百羅漢像僧擇一兒類已者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傅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如期而往方入寺闔者毆之曰羅漢亡杖已半年乃爾盜耶削者述所以得杖狀相與見主僧更異之共開羅漢堂門鎖生澀凝塵滿榻如久不開者視亡杖羅

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如舊錢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嘆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太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其謀稍泄得之外民

水無談

詐修廟

天聖景祐間京師建龍觀有道士仇某者教化修真武閣冬夏跣足推一小車近世士人泊閭巷小民軍營卒伍事真武者十有七八無不傾信所得錢無筭閣竟未畢功後以姦監敗因知世間矯偽欺俗之人固不爲少書之亦可爲輕信者之戒也

二

蕭琅字大珎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于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

祠宇頽弊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又者主家蒼頭也。幼苦傷寒汗不浹病腰不能行。餒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作公召語。能為吾修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即伸。於是遠近聞者。奏湊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喧。施者因不復來。世託神佛以誑人邀福者。信之不疑。不復究虛實。可以為鑒矣。

雜事類賦

斤車御史

熙寧初有朝士忘其氏。如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占籍是邑。一旦為盜斫墳塋之松。擯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為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猶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時又有周師

導者為荆湖北路提舉常平水利。是時初定募役之法。師導書成上於司農。其間曰。散從官逐月傭錢三貫文。如遇差作市買。即每月添錢一貫文。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患。至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儼如神。願養此狗。撻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湊。知杭州。時張杞為御史。因彈呂湊。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彈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為人所笑。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至乘舡至廣東。廣州被圍。九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歎曰。此皆士卒

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駝，而近臣不識，誤讀為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信有之也。東軒筆錄

竹箭

東南之羨，有會替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為箭，而謂之箭，則謬矣。

卜者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日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聞，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

獲，有因此著名，終身享利者。

誤行黃道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餐

李獻臣好為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殮來未？使臣誤意殮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

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飲欲奉留一食耳並筆談

六快活詩

六快活詩長沙致仕王屯田揆譏六君子而作也六

人者即帥周公沈漕趙公良規憲李公碩劉公榮臣

存

淬朱景陽許是也其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難

續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車輪會平

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豐沃今賢官是邦剝啗人脂

肉懷昔甘棠化傷今猛虎毒然此一郡內所樂人讒

六漕與二憲條守連兩通屬高堂日成會深夜繼以

燭悻悻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珠纒舞腰如素

束千態與萬狀六公歡不足因成快活詩薦之堯舜

纒

目云餘幾聯皆咄咄猥駁固不足紀愚後至長沙訪故老皆云豈有茲事蓋公暇以登臨為適在所皆爾一酒食遂類猛虎剝脂啗肉之害果苛政者復不知如何比耶所以觸憲綱皆自速也湘山野錄

心疑生怪

慶曆中廣西歐希範以白崖山蠻蒙趕內寇破瓊州及諸寨時天章閣待制杜杞自京西轉運使徙廣西既至得宜州人吳香等為鄉道攻破白崖等寨復瓊州因說降之犒以牛酒既醉伏兵發擒誅六百餘人後三日始得希範醢之以賜溪洞諸蠻又取其心肝繪為五臟圖傳於世其間有眇目則肝缺漏是時梅公儀為御史言杞殺降失朝廷大信請加罪朝廷錄其功止戒諭之而已其後杞知慶州一日方據廁見

希範等許叱謂曰若反人於法當誅尚何訝耶未幾卒殺降古人所忌犯知之心常自疑及其妻乃見崇無足怪也石普常以過譴僕命家人殺之家人不敢陰解其縛令逸去後普病即見僕為怪家人白當時實不殺而陰縱之使去普不信然時時見之其家諸處尋訪得僕示之遂不復見蓋心有所念則日有所見九事物之變人情之違矣皆出於疑也東齋記事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為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抃王荆公安石為參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法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顛錢顥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是時鄭公以

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引去唐質肅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東軒筆錄

交趾入寇

熙寧中朝廷遣沉起劉翬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彛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為保甲給陳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騷然士人執交趾圖言攻取之策者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遣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不若先

舉兵入寇百祥請為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
欽廉邕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人會石鑑與百祥有
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
徽使郭達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
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達達檄廣西轉運司按鞠百
祥逃去自經死 凍水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四
詐妄謬誤

募役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
見訪云戒少學仁義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後
其辭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為
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
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
輕為三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
為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儻為言之於
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學一事難之
曰衙前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敗
失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願千五百錢兩斛穀來應

日
寡邪。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者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自生民以來，唯孔子為聖人耳。孔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月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為此語？因請留書。余曰：若留君書，是當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於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干之。子華大以為然。及入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之。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同制置三司條例，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為喜。崔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

提舉常平

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暴橫，捶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使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為起。浹欲廢廣安軍，眾議以為旁去他州遠，不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事當從公論，何足憑也。李竦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浹緣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鞠問。來索紙萬幅，以荅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浹最為甚。並竦水紀聞。

用事錯誤不害為美

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帝謂鄧禹何以不掾切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鄴侯非也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放麇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唐人記韓臯善琴知音聞止息推說以謂母止儉諸葛誕皆以揚州刺史舉兵討晉事敗無成故名廣陵散言敗於廣陵也劉道原云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母丘諸葛誕皆死壽春此時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州耳事有似而非者不可不察也

貞父詩話

薦士

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為先首薦舉譔并亮

來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為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背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東軒筆錄

知人之難

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減死一等黥流海島亦不屈姚聞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羈籠開豪之際嗣宗止因寫二詩於驛壁詩有踏破賀蘭石掃開西海塵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窮人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春晝眠之句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繼而一庸生張

名其

亦堂堂人。蝟髯黑面。頂青巾。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公。曰。非夜雲中。兩檄來。案兵誰解。掃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曾無一物。未幾。以賊去任。湘山野錄

賣廟

張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王荆公秉政。多主諤言。故九司農起。請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由中覆。賣廟勅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酬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

諤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倦遊錄

人才有長短

仲簡知處州。治為東南第一。朝廷擢為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浚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而仲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績。朝廷擢為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徭侵。王口寨起。備圍甚乖。又欲誅交趾。愈益踈繆。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于時。中間以龍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為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急。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用。非可以常才強也。東軒筆錄

贈縣令詩

元豐中有人為建州建陽縣令一舉子以貧謁之待
之甚薄舉子大怒作贈縣令詩云寒儒登第十三年
衝替歸來買盡田除却職田清俸外不知何處遇神
仙詩既盛傳郡守刺史皆疑其人終任無薦之者
李希声詩話

趙昌言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
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
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及詔昌
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韶且罷知政事以工
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
秦陝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真宗即位咸平五

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知貢舉京師豪族有遺
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事連及王欽若亦
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為昌言操意
巖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
州司馬自是不復省錄十餘年更累赦量移放還至
祥符中乃復叙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涑水紀聞

陶穀

陶穀自五代至國防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
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
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筆足用
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已
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

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穀以爲又在詞禁宜力實
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
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
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曰官職須
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
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姜識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者自言神術可
使死者復生上命以其術置壇於外庭九數旬無效
乃曰臣見太皇太后衣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
賞壯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
於彬乎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
士術何施蓋謂是也並東軒筆錄

曹翰

曹翰本隸世宗帳下多計畫世宗鎮澶州因坐便廳
視事忽棟拆有大聲左右皆走避翰急抱世宗投階
下屋雖不陷而世宗加其忠盡會世宗入爲開封尹
翰在鎮不從聞周祖寢疾翰不俟召而來世宗貴之
因屏左右曰主上寢疾王爲家嗣何乃於外司決事
失天下之望哉世宗寤即日入止禁中後爲樞密承
旨世宗親征淮南翰常往來京師兵甲多留正陽翰
過正陽二十餘里適見部送淮南降卒八百人北歸
翰慮其劫正陽庫兵爲亂矯詔盡斬之見世宗具言
其事世宗不之罪江南李氏稱藩首遣翰奉使翰驕
傲自恣飲酒無筭多出嫚言江東君臣不任其恥中
主日日餉以食物珍果并其器皿合匱悉留之既而

純銀果合都盡用稜合鈎物皆却而不受中主令近
臣督課工人晨夜煨金造器合嘗召翰飲便殿有水
晶盤盞二副絕竒妙翰屢目之酒罷即以遣翰翰辭
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而老父母見必取之
有所非便中主又加賜二副即受其所獲貨貨直數
十萬緡國初爲筠州刺史征蜀而翰爲襄州荆門至
石門關以來兵馬部署翰鑿石通道萬旅以濟遂兼
水陸轉運使供饋無闕征江南以潁州圍練使爲先
鋒先登陷池陽金陵平吳將胡則以江州拒命翰率
兵攻圍數月下之悉屠其城中三千餘口得免死者
纔二十人崔憲時匿倉內獲免後舉進士至侍御至
翰南征掠奪金寶以鉅萬上言潁州造佛舍江州廬
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願載歸許之遂調發官船十

餘艘悉載其所獲資貨置像於其上時目爲押綱羅
漢以功遷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太平興國初就加
威遠軍節度使充幽州東都部署開南河自雒州至
莫州役兵數萬人入賊境伐木以給用翰命五駿騎
爲斥候持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舉青旗煙火
舉赤旗兵寇舉白旗水潦舉黑旗丘陵舉黃旗虜入
寇必狼煙以爲候翰亦命舉烟境上虜疑有伏引去
得巨木數萬以濟用度復歸潁州部內築烽臺強取
民間絲帛菽粟兵器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告遣知雜
滕中正鞠得實免死流登州後復起爲大將軍遷右
千牛上將軍翰之遷海上籍沒其家貲鉅萬計悉分
散其妓妾多爲民妻翰在貶所作詩千餘首亦可觀
性強記凡奏事三五十條皆默識不用文記飲酒至

數斗不亂云

梁迥

梁迥以閤門使使江南。冒于貨賄。誅求無度。凡所貢時果食物。貯以金銀雜寶器者。悉留陶漆者。還之。初甚毅然。不御酒食。鮮語屈強。雖承迎曲。至無以得其歡心。後主與羣臣甚憂之。既而厚賈貲。直數十萬緡。迥大喜。過江登舟。宴樂為酒令。呼伶人奏戀情歡曲。戀戀數日不發。南中士人多笑之。

劉承勳

劉承勳者江南人。為德昌宮使。李氏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籠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多在焉。簿籍淆亂。鈎考不明。承勳專掌宮事。盜用之無筭。家畜妓樂數十百人。朱門甲第窮極富貴。嘗

指妓樂中一青衣云。此女妓教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勅水。一藝九費二千緡。他可知也。後主母喪。衛士嘗給服。無布賦以錢。後德昌宮中屋壞。得布四十間。皆義祖時所貯也。殆數千萬端。太祖平荆湖。畫計以困江左。詔假舟運湖中米百萬石。承勳求薰其事。亦有姦心。便自結納。既而運米二百萬石。至迎鑾金陵。平承勳見太祖。首述其事。太祖曰。此李煜平昔契分。非汝之功也。止以為鎮將。後貧困。街中求乞。帷薄不整。凍餓死。

李符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亦以外彰。

皇朝卷七十四 七

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並湘山野錄

張洎

張洎文章清贍，博學多聞。在江南已要近，曾將命入貢，及還作詩十篇，多訾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以悅其主。蘇易簡得其親書本，後洎入為學士，與蘇易簡爭寵，頗成不協。上前談議，往往異同，蘇忿之，謂同列云：「清河公若更相矛盾，即將灰堆之詩進呈矣。」張聞之甚懼，稍為之屈伏焉。金坡遺事

穆脩

文章隨時風，羨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穆脩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脩性褊忤，少合初

任海州為軍，以氣陵通判，遂為摺摺，貶籍繫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卧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樓板，印數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脩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楊文公談苑

柳仲塗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秘監為淮漕二人者，但喜以文驚於時，且造漢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經，發九明例之類，切侔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作書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接開編，未暇展閱。

開杖劔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
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雖邾數子止敢
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
聊贈一劔以為後世狂斐之誡語訖勇逐且且闊步
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賴舟人擁入參差不免猶斫
數劔於舟耶以快忿朝廷授開崇儀使知寧邊軍聲
歷沙漠其子滂及第於咸平二年陳堯咨榜昌名日
真宗詔至軒陛親語滂曰夜來報至汝父已卒今賜
汝及第給錢三萬俾戴星而奔給護旅襯時加軫悼

玉壺清話

二

柳開魏郡人性兇惡舉進士至殿中侍御史後授崇
儀使知全州道膾人肝每擒獲溪洞蠻人必召宴官

僚設鹽齏遺從卒自背割取肝抽佩刀割啖之坐客
悚慄知刑州常令伺鄰郡凡有誅殺戮遣健步求取
肝以充食

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四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五

安邊禦寇

西夏

趙元昊娶於野利氏立以為右生子寤令當為嗣以野利氏兄弟旺榮為謨寧令魏拽利王剛浪陵為寧令魏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青澗城使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齋龜及書遺之曰汝嚮欲歸附何不速决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年亦長矣乃為此兒戲乎囚嵩於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耻先發慶曆二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之意欲復與我通和邪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

諸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爲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冠涇原止之於邊不使前朝廷亦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嚮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戰鬪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邪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於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爲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厚贈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於息民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大尉旦曰元昊肯稱臣雖

仍其僭名可也藉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大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大事之禮藉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爲遵致於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邦面令國兀卒曩霄或云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令各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勛請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九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

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
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勛俱至其
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
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絲合二十
五萬五千。元昊廼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冊
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掖
利氏寵浸衰，以剛浪凌女為婦。剛浪凌兄弟謀因成
婚，邀元昊宴於帳中，伏兵弑之。事泄，剛浪凌兄弟皆
族誅。甯令懼不自安。慶曆八年正月辛未，甯令試元
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諒祚。

二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
峯為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

弑

及乞國子監所印諸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僕頭
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僕頭尚主
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託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
諒祚生辰禮物，命內殿承制余元臺官上言：元本
庖人，更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
虜館宗道於西室，逆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
欲居東，宗道固爭之。逆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
使何疑焉？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
自來當相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
僕居主位，爭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
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而來，今日欲取宗
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
耳。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

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虜國之歡如魚水
宋道曰然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三

邢佐臣云拓跋亮之母本掖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
矣掖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為
尼而生諒祚及寤令殺曩霄國人誅寤令而立諒祚
始數歲其母專制國事兄子沒藏獨有為相母私幸
胡人部細皆移恣橫大臣屢請誅之母不聽嘉祐元
年九月部細皆移謀亂殺國母沒藏獨有引兵入宮
誅之其父與左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夏國酋長
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山先降
為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
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

也既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
山呼之曰兄約降何為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為誰
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姊曰
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金盃
名山曰金盃何在文喜方出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出
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
纔四千餘人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

四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
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
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蹠躡奉表納旌節敕告其表
曰臣本自祖宗出於帝胃當東晉之末運割後魏之
初基曩者臣祖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旌悉

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沁境七州並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副先局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頌直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云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皇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於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祖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 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來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歷懇仰俟帝俞

五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

日六宅使副金明縣都監新塞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月戊時男斃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凌妹引到宥州末藏屈已團練侍者末藏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兄弟室家皆居細項與屈已爲昏姻屈已居宥州南沒姑川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妹大易里遇乞令公以告山遇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綠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第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使侍者吃召奎已至細項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已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

聞之以告大王存至今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賣此告身三通赴金明導引告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以發兵在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丞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保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次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爲元昊所誅也已具聞奏今山遇云欲歸本司商量以錄白下告身今李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所告諭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日

保安軍北蕃官巡檢直劉懷忠狀申洞知山遇相公屈已王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防禦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五騎皆被甲執抵歸娘族指揮使懷羅家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此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敕緣邊諸寨及蕃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訶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備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

仍令環慶涇原都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准此是時
知延州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
鈐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
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

六

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鄧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
體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
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
賊後橋寨先令蕃官奉職巡檢李明領蕃部圍寨繼
隆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孽兵甲令
柔遠寨主侍禁閣門祗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
谷寨監押奉職左侍禁閣門祗候北路都巡檢郝仁
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安

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
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城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却
吳家外藏土金舍利遇家等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供
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
侍軍負兵士及蕃官使喚得力或斫到人頭或傷中
重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念今
來北賊不住來汭邊作過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
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軍各更効命奉 聖旨高
繼隆張俊於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
下各轉官有差 並陳水 卷七 關

七

祖宗朝兩府各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
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時風如是

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三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為殊待矣一日語醜曰獵狝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心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為兩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為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為親僚言之深歎武明之明議也

八

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宥等州皆然也宥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

被水害今綏水建於山上不唯水不能害而控制使利直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為西戎所陷並東軒筆錄

九

河東忠烈宣勇鄉兵結社買馬以填廣銳禁軍陝西振武亦然其後宣毅義勇官助其價使買馬高大亦以外填廣銳大中祥符七年以歸義軍留後曹賢順為節度又以其弟賢惠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至天聖元年閏九月始遣人貢方物來謝遠人去來踈數於中國無所輕重有道亦任之而已東齋記事

十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日諒祚其母尼也有色

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唃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唃。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智賢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唃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此理之然也。歸田錄

十一

康定中。羌人盜邊。陷金明縣。又追延州。取北關。王師敗于五龍川。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被擒。後數日。賊乃出塞。時許懷德為鄜延總管。聞賊深入。自東路歸。所

統兵纔數千。至延州東。有百餘山下。見賊馬幾萬騎。許皇遽妄呼曰。令河東廣銳若干。指揮往某處。令折家蕃兵幾萬騎。往某處。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見通判計用章。握手竊語曰。不意賊馬遂至塞外。其儻早來。亦為擒矣。昨日忽逢賊兵。不覺皇駭。遂詐為河東救兵。妄語分布。今日幸得相見。初勿與他人說也。相次諸州擒蕃俘。問元昊遁歸之因。咸云。聞河東救兵至。遂走出塞。其鈴轄盧押班。訟通判計用章之失。自稱賊圍城。時守捍有功用。章屢進狀。言賊之遁去。由許懷德假言河東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懷德也。既而盧計皆得罪。朝廷嘉懷德之功。擢為殿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以年踰七十。特減歲數。仍總宿衛之職。凡領節鉞者。二十餘年。

景祐末夏羗叛僭號于其境改易正朔冕服制度遣使來上旌節舊制羗人來朝悉服胡衣冠既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國命來見大國頭可斷冠服不易竟不能奪遣歸慶曆初羗人輸款保安軍倅邵良佐已與戎人議定歲予金帛之數朝廷遣著作佐郎張子奭假祠曹外郎殿直王正倫假供奉官閣門祇候至朔方責戎酋盟書夏人以金飾頭冠胡蹠躡之類子奭正倫皆受之既歸但云羗人新附不敢逆其意止以胡服納保安軍官帑朝廷亦不罪盡與所假官

並倦遊錄

占城

慶曆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温台巡檢

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鄰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州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温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潔康定元年鄰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獲焉

陳本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安邊禦寇

茂州蠻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治其眾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九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都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伯常知茂州延慶下伯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

而蠻酋羣訴於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伯常以挺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城裁丈餘靜州等羣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裁二百人伯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樞木所殺蠻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遊騎猶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東路通綿州皆爲蠻所據伯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於是蜀州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王供備等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

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避其前而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既而鈐轄司命伯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慶奏乞朝廷遣乞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密院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鹵掠孳畜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及還奏云事畢始蔡帥恐監司不肯應給軍須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九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府遠若事一一大小與鈐轄臣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關鈐轄

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由已出。蔡不更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之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資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伯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羨。靜時六州引生羗。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為和誓者。蠻先渝貸。謂之抵兵。又渝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劍門下。過刺豕血。呻之。握地為坎。反縛羗婢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云。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

掘

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直買羗婢。以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

瀘州蠻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弟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討之。乞弟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值久雨。十餘日出寨。才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人詔諭乞弟。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發瀘州。至還。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即深箬竹茂切。若俗讀皆高版險絕。竹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

存者也。蠻逆戰於籓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弟逆戰，又敗。乃帥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唯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山箝皆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已盡。饋運不繼，先是有實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聞之，詔云：「若至歸來州，討捕乞弟，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皆土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餓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資裝者，不預焉。軍士屯澶州，歲餘，罹瘴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緡錢百餘萬。並凍水紀聞

辰州蠻

熙寧五年，辰州人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銀州也。接施黔牂柯，此為蠻人。向氏郃氏田氏所據地，產朱砂、水銀、金布、黃鵠、良田數千萬頃。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出偏師，騷境上。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土為郡縣。書奏，即以章惇察訪荆湖南北路，經制南江事。章次辰州，遂令李資、張竑明夷中僧願成等十餘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資等禰宥無謀，褻慢夷境，遂為蠻首田元猛所殺。章知不可以說下也，即進兵誅斬，而建沈懿等州。又以潭之梅山、邵之飛山為蘇方、楊光僭所據，遂乘兵勢進克梅山。建安化縣，又令李誥將兵取光僭師，至飛山，扼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頡居憂於鼎州，目覩其事，遂以書詆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

死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博病其說且欲分功以啗之。乃上言昔張頡知潭州益陽縣嘗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頡之議也。朝廷賜頡絹三百匹。而執政猶患其異議。會頡伏闕乃就除為江淮發運使。便道之官而不敢食魚之說息矣。東軒筆錄

儂智高

皇祐四年儂智高出為廣源州酋長。役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有金阮交趾賦歛無厭。州人苦之。智高傑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為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為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補為刺史。朝廷以智高怨交趾而來。恐疆場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為盜。先是禮

賓使邢贇坐事出為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贇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為智高所擒。贇恐智高殺之。乃給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幸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鬪。遂至於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為然。遺其黨數十人。隨贇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贇妄入其境。取敗為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為國生事。罪之黜為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約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為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為謀主。是時武巨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

所部之人及老弱盡空。沿江而下，九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為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詈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沿江東下，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旬，至廣州。仲簡性愚且狠，賊未至間，僚佐請為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蜺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蠶以甍為之，其中隘甚小。僅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况聚金寶於中邪？」城外人皆皆號哭。金寶悉為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村，亡賴少年乘賊

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比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於是鄉村下不能侵暴，亦不能侵暴鄰村。一境獨安。罕即徧移州縣用其策，且斬為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既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為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刑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留之。軻乃詞廣，聲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罕。罕坐左遷。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申，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初，直史館楊旼，繼業之族人，也。嘗為湖南

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
喪六月乙亥詔起改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改儒
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
制廣南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
不克廣南東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
智高遇戰于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措
置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襲
擊殺之丙寅又敗官軍於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
廣南東路兵甲尋為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
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
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
賊庚午以青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
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

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執
政時龐籍獨為相對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
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故也今
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
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
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
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
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
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
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
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
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
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

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宜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於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窳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已酉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余

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榮中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弃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由州不

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月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院副使。如故。仍遷諸子。

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不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先朝時所司奏置云。臣安道募人。能獲儂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鎮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諭之。一族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魚牛鹽等往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補教練使。裝飾補牒。如告身狀。慰勞犒燕。厚賜遣之。於是轉相說諭。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於特磨寨。及敗。携其母弟妻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弟。智光繼封於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

皇朝卷七十一
九
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走告石鎮兄鑿。安道使
元卿等十人發詣族。揀完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
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
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賞耳。於是安
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知。高辨其虛實。詔許之。
緣道不縻繫。供待甚嚴。至京師。館於故府司。朝廷給
飲膳。惟所須。如奉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
臨視。後數月。智光狂發。歐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
智高母數病。不幸死。無以懲蠻夷。又徒費國財。養之
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以此。招智高。而卿
專欲敗之。邪。自是羣臣不敢言。智高母年六十餘。隆
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知所部州。
不能治黠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十四。智高長

子智高之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已獲。智
高母召其所親黃汾於詔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
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鎮除齊郎。其餘皆
除齊郎殿侍。以元卿鎮曉蠻語。使留待儂母。元卿等
皆憤嘆曰。我初獲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
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親戚。近數十口。我願
至京師。分此嫗。一鬻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
子之養母。執政者仍戒我云。汝母得以私憤。逼殺此
嫗。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邪。數見執政。涕泣求歸。
不許。陳水龍聞

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遣守陵書曰。吾歸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還復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蔣偕輩。皆望風授首者。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則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中。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俟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遣守陵。守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乘州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為無事隨之。以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州。弟存祿為武勒州刺史。存勗襲殺有而奪其地。又以

女嫁廣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婿而奪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五見汝且為虜矣。不可不為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踈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為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為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布爨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第一子。并其將於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寇西川。使其母以特磨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鑑幾為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

皇朝卷七十七 二
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
斗糧募諸洞丁壯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
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鑿後常與
鑿相距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進前知邕州
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襲殺廣
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擊之知邕州者恐
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
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
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
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於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
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
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於交趾中國又不
我納無所自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尸

江右文村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便為內
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陷之陳水龍聞

交趾

景德中交州黎桓獻馴象四皆能拜舞山呼中節養
於玉津園每陳鹵簿必加蓮盆嚴飾令崑崙奴乘以
前導晉輿服志有象車以試橋梁亦古制也

二

淳九中占城國景德中交州黎桓並以馴犀為獻性
絕躁留養苑中數日死大中祥符中文州復獻馴犀
至海岸詔放還本國令遂其性並談苑

南蕃呼中國為唐

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龜茲為四鎮以至城郭
諸國皆列為郡縣至今廣州胡人呼中國為唐家華

言爲唐言

傳遊錄

高麗

高麗自五代以來朝貢不絕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獎之故呂相國端呂侍郎文仲祐之皆相繼爲使三人者皆寬厚文雅有賢者之風如孔維輦或朴魯舉措爲其所哂或貪猥不能無求索甚辱朝命後劉式陳靖至其國國王王治者因語及中國族望必有高下如唐之崔盧李鄭式等言但以賢才進用亦不論族姓治曰何姓呂者多君子也蓋斥言三呂亦因以警使者

高麗國王王治上言願賜板本九經書以夸示外國詔給之

並談苑

契丹

路振奉使契丹至幽州城南亭是日大風里民言朝廷使來率多大風時燕京留守兵馬太原帥秦王隆慶遣副留守祕書大監張肅迎國信置宴于亭中供帳甚備大闔具饌醖畢皆頗瑛黃金釵噐隆慶者隆緒之弟契丹國母蕭氏之愛子也故王以全燕之地而開府焉其調度之物悉侈於隆緒嘗歲籍民子女躬自揀擇甚尤者爲王妃次者爲妾媵炭山北有涼殿夏常隨其母往居之妓妾皆從穹廬奔幕道路相屬虜相韓德讓尤忌之故與德讓不相叶也蕭右幼時常許嫁韓氏即韓德讓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婦于蕭氏蕭氏奪韓氏婦以納之生隆緒即今虜主也耶律死隆緒尚幼襲虜位蕭右少寡韓氏世典軍政權在其手恐不利干孺子乃私謂德讓曰吾常許

嫁子願諧舊好則幼主當國亦汝子也自是德讓出
入棹幕無間然矣既而酖殺德讓之妻李氏每出弋
獵必與德讓同穹廬而處未幾而生楚王爲韓氏子
也蕭氏與德讓尤所鍾愛乃賜姓耶律氏是夕宿于
永和館館在城南九日虜遣使置宴于副留守之第
第在城南門內以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侑宴文
木器盛虜食先薦駱藥用杓而啖焉噉肪羊豚雉兔
之肉爲濡肉牛鹿鴈鶩鶩貉之肉爲腊肉割之令方
正雜置大盤中二胡雜衣鮮潔衣持悅巾執刀匕徧
割諸肉以啖漢使幽州幅員二十五里東南曰水窓
門南曰開陽門西曰青音門北曰北安門內城幅員
五里東曰宣和門南曰丹鳳門西曰顯西門北曰衙
北門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城中九二十

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蜀賓肅慎盧龍等坊並
唐時舊坊名也居民綦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
漢服中有胡服者蓋雜契丹渤海婦女耳府曰幽都
府光祿少卿郎利用爲少尹有判官掾曹之屬民有
小罪皆得關決至殺人非理者則決之於隆慶喜釋
而怒誅無繩準矣城中漢兵九八營有南北兩衙兵
兩羽林兵控鶴神武兵雄捷兵驍武兵皆黥面給糧
如漢制渤海兵別有營即遼東之卒也屯幽州者數
千人並隸元帥府隆慶驕侈不親戎事兵柄咸在蘭
陵郡王駙馬都尉蕭寧之手國家旦議封禪有諛者
至涿州言皇帝將親征往幽薊以復故地然後東封
泰嶽虜大駭遽以寧爲統軍列柵于幽州城南以虞
我師之至既而聞車駕臨岱遂止虜舊有韓統軍者

斃

德讓從弟也。取蕭后姊封齊妃。韓勇悍多變詐。虜之冠我澶淵也。韓為先鋒。指麾於城外。我師以巨弩射之中腦而斃。虜喪之如失手足。自是虜無將帥。遂以軍統之年五十。勇略不及韓。虜咸憂焉。虜政苛刻。幽薊苦之。圍桑稅。畝數倍於中國。水旱虫蝗之災。無蠲減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並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鑿力蚕之婦。十手並織。而老者之衣不得繒絮。徵斂調發。急于剽掠。加以耶律蕭韓三姓。恣橫歲求良家子。以為妻妾。幽薊之女。有姿質者。父母不令施粉白。弊衣而藏之。比嫁。不與親族相往來。太宗皇帝平晉陽。知燕民之復后也。親御六軍。傳于城下。燕民驚喜。謀欲劫守。將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堅。易克難守。炎暑方熾。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師焉。

耶

城中父老聞車駕之還也。撫其子嘆息曰。爾不得為漢民命也。自虜政苛虐。已下事並幽州客司劉斌言。斌大父名迎。年七十五。嘗為幽州軍政校。備見其事。每與子孫言之。其蕭后隆慶事。亦迎所說。近有邊民舊為虜所掠者。逃歸至燕。民為政資給導。以入漢界。因謂曰。汝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漢兒也。其燕薊民心嚮化如此。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孫侯館。五十里。地無陵出。北安門道。西有華嚴寺。即太宗皇帝駐蹕之地也。民言僧堂東壁。有御札十五字。虜不令人見。覆以漆板。虜主每至。必開觀之。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奚漢民雜居。益眾。里民言。漢使歲至。虜必盡驅山中。奚民就道而居。欲其人煙相接也。又曰。虜所止之處。官屬

皆從城中無館舍。但於城外就車帳而居焉。契丹國外城高丈餘步。東西有廊。幅員三十里。南門曰朱夏門。九三門。門有樓閣。自朱夏門入街道闊百餘步。東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列躔肆廡。下街東西各三坊。坊門相對。虜以卒守坊門。持挺擊民。不令出觀。徐視坊門。坊中闐地。民之觀者無多。又於坊聚車橐駝。蓋欲誇漢使。以浩穰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門曰陽德門。九三間有樓閣。城高三丈。有睥睨。幅員約七里。自陽德門入一里而至內門內。閭闔門。九三門。街道東西並無居民。但有短墻以障空地耳。閭闔門樓有五鳳狀如京師。大約製度卑陋。東西掖門去閭闔門各三百餘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大同驛。驛在陽德門外。驛東西各三廳。蓋做京師上元驛也。虜

睥睨

遣龍虎大將軍耶律照里為館伴使。起居郎刑耶祐副之。二十六日持國信自東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武功門。見虜主。干武功殿。設山棚。張樂。引漢使升虜主年三十餘。衣漢服。黃紗袍。玉帶。鞞互靴。方床累茵而坐。左右侍立九數人。皆胡豎。黃金飾。搯案。四面懸金紡。絳絲結網。而為案帳。漢官九八人。分東西偏而坐。坐皆繡墩。東偏漢服官三人。首大丞相。晉王韓德。讓年約六十。次日前都統相公耶律氏。不得名。次曰參政。僕射。姓邢氏。不得名。胡服官一人。駙馬相公。姓蕭氏。不得名。西偏漢服官二人。一曰秦王隆慶。次曰楚王。不得名。胡服二人。一曰楊隱。相公耶律英。次曰常溫。相公。不得名。楊隱。常溫。皆虜官。呼漢使坐西南隅。將進虜主酒。坐者皆拜。惟漢丞相不起。俄而隆慶

牀

先進酒酌以玉瑾玉醖雙置玉臺廣五寸長尺餘有四足瑾醖皆有屈指虜主座前先置銀盤盤有三足有儿狀中有金壘進酒者升以瑾醖授二胡豎執之以置壘側進酒者以虛臺退拜于階下訖二胡豎復執瑾醖以退傾餘酒於壘中拜者復自階下執玉臺以上取瑾醖而下拜訖復位次則楚王進酒如前儀次則耶律英進酒如前儀其漢服官進酒替拜以漢人胡服官則以胡人坐者皆飲九三爵而退二十七日自西掖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誤山棚張樂引漢使升蕃漢官坐者如故國母約五十餘冠翠花玉充耳衣黃錦小聚袍束以白錦帶方狀累茵而坐以錦裙環覆其足侍立者十餘人皆胡婢黃金為耳璫五色絲纏髮盤以為髻純練練衣

設 牀

東以繡帶有童子一人年十餘歲胡帽錦衣嬉戲國母前其狀類韓丞相蓋國母所生韓氏子也隆慶已下迺相瑾醖進酒如進虜主儀二胡豎執之至國母前以授二胡婢婢以進伶官致辭於前文約叙兩朝通謹之意虜主坐西偏其僖用器皿皆降殺以餘官進酒但用小玉卮蓋尊其國母故也二十八日復宴武功殿即虜主生辰也設山棚張樂列漢服官于西廡胡服于東廡引漢使升坐西南廡隅國母當陽冠翠鳳大冠冠有綵纓垂覆于領鳳皆浮衣黃錦青鳳袍貂裘覆足俄而殿上施紅罽毯虜主先起具玉臺酌瑾醖以進其國母拜訖復位次以餘官進虜主酒降殺如前儀次則諸王及蕃官皆進酒中置其虜食如幽州宴儀酒十數行國母三勸漢使酒酌以大

王學卒食盤中餘肉悉以遺漢使。正月一日，後宴文化殿，如前儀。胡服官一人先以光小玉杯酌酒，以獻國母，名曰上壽。其次則諸王遞進酒，如前儀。國母亦三勸漢使酒，仍遣贊酒者，務滂徠之。四日，又宴于文化殿，階下列百戲，有舞女八佾。日六，又宴于武功殿。國母不坐，百戲舞女如前儀。隆慶先進虜主酒，衆官皆拜。韓丞相避席，虜主遣一童子是前日所見狀貌類韓丞相者，就請之。丞相乃坐。七日，又宴射于南園。園在朱夏門外，虜遣大內楊隱知政事令耶律英侑宴贈漢巾的者馬五疋，絲二十段，弓一矢十英，又贈馬二疋。園中有臺樹，皆新植，射畢就坐，英舉大觴以屬漢使，曰：兩朝通讎千萬年，今日也，願飲此酒，記英姓名耳。八日，辭國母于文化殿，漢使升酒三行而出。

耶

九日，辭虜主于武功殿，遺漢使及從人鞍馬衣物，絲段弓矢，有羗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有留守府尹之官，官府寺丞皆草創未就，蓋與朝廷通使以來，方議建立都邑。內城中止有文化武功二殿，後有宮室，但穹廬毳幕，常欲遷幽薊八軍及沁靈河之民以實中京，民不堪命，虜知其不可遽止。中京南至幽州九百里，至雄州白溝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靈河五百里，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具錦州民無田租，但供蚕織，名曰太后絲蚕戶。東至黃龍府一千五百里，虜謂黃龍府為東府，有府尹留守之屬。又東至高麗，女真四十里。自靈河已下皆倭伴副使李詢言，詢嘗使高麗，經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即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遼海民勇勁，樂戰歲

使李詢言，詢嘗使高麗，經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即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遼海民勇勁，樂戰歲

女真沙靈河九十五里

簡閱以為渤海都遼海已下事北至上國一千里

即林胡舊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臨潢府國之南

有潢水故也皮室相公為留守西至炭山七百里炭

山即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搯深

尺餘有層冰瑩潔如玉至秋分則消釋山北有涼殿

虜每夏往居之西北至刑頭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經

夏常凍虜小暑則往涼殿大熱則往刑頭官屬部落

咸輦妻子以從事自臨潢已下事訂東北百餘里有鴨池鰲

之所聚也虜春種稗以飼鰲肥則往捕之接伴副使之

西南至山後八軍八百餘里南大王北大王統之皆

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萬人二王陸梁難制虜每有

徵發多不從命虜亦姑息此二王事得之於上國西

北餘里有大池幅員三百里鹽生著岸如冰凌朝聚

如

暮合年深者堅加巨石虜鑿之為枕其碎者類顯盪

氏得採鬻之上國之地北有秣苴國有鐵驪國二國

產貂鼠尤為溫潤歲輸皮數千枚皆池貂鼠事虜之

兵有四一曰漢兵二曰奚兵三曰契丹四曰渤海兵

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統之契丹諸族曰橫帳兵

楊隱相公統之即虜相耶律英也奚兵常溫相公統

之歲籍其兵辨其耗登以授於虜給衣糧者唯漢兵

餘皆散處帳族營種如居民每欲南牧皆集於幽州

有四路一曰榆關路二曰崧亭路三曰虎北口路四

曰石門關路榆關在薊州北百餘里崧亭關在幽州

東二百六十里虎北三百里石門關在幽州西一百

八十里其險絕悉類虎北口皆古控扼奚虜要害之

地也虎北口東三十餘里又有奚關奚兵多由此關

而南入山路險隘止通單騎諭開事詠列刑史李實
牛榮諸司虜有翰林學士一人曰劉晟知制誥五人
其一曰劉經歲開貢舉以登漢民之俊秀者榜帖授
官一効中國之制其在廷之官則有俸祿李詢為工
得俸錢萬米典州縣則有利潤在藩漢官子孫有秀
茂者必令學中國書篆習讀經史自與朝廷通好已
來歲選人材尤異聰敏知文史者以備南使故中朝
聲教皆略知梗槩至若營井邑以易部落造館舍以
變穹廬服冠帶以却氊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
國之義也夫惟義者可以漸化則豺虎之性庶幾乎
變矣去年車駕東巡虜受謀者之訐遂徵兵幽薊以
備王師之至朝廷推誓大信邊郡徹警虜聞之大慙
自以為誤於小民失信於大國於是械送謀者以歸

於我洎臣等持國信以至境上虜乃下令曰昨者徵
兵燕薊以備南敢有言於漢使者誅及其族虜下令
曾進開語自是接待國信彌勤至矣自白溝至契丹
國凡二十驛近歲已來中路又添頓館供帳鮮潔器
用完備燭臺炭鑪悉鑄以銅鐵奚民守館者皆給土
田以營養焉國信所至則蕃官具芻秣漢官排頓置
大闔執杯案舍利勸酒食與漢使言率以子孫為契
觀其畏威懷德必能久守歡約矣乘輿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
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

安邊禦寇

契丹

北虜中多有圖籍亦有文雅相尚王矩為工部郎中
本燕人為虜將邪律忘其名嘗其書記常從其出入
邪律兄及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沒於代郡後邪律
經舊戰處覽其迹悲涕作詩記其兩句云父子並隨
拋陣沒弟兄空望鴈門悲

二

開寶中虜涿州刺史邪律琮遺書於我雄州刺史孫
全興求通好曰兵無交於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於
國家專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觀並談苑

三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
乃為阿保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
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
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
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
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
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此聖人慎於傳疑也

唐士集

四

北蕃每宴人使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
半托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唯方偕一舉
而盡戎主大喜至今日其器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

出之真宗與北蕃謀和約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
彼此不遣泛使而東封太山遣秘書監孫奭特報亦
只到雄州而止奭牒報北界請差人至白溝文授書
函是時北朝遣閤門使丁振至白溝以受孫書厥後
北蕃欲討高麗遣耶律寧持書來告是時知雄州李
允則不能如約止絕乃遣人引道耶律寧至京泛使
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擾邊仁宗泛使郭
積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蕭英劉六符等至京自是
泛使紛紛矣

東軒集錄

五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駕灰牛相遇于遼
上遂為夫婦生八男子則前吏所謂迭為君長者也
此事得於趙志忠志忠嘗為契丹史官必共真也前

史雖載八男子而不及灰牛白馬事契丹祀天至今
用灰牛白馬予嘗書其事於寶錄契丹傳禹玉恐其
非實刪去之予在陳州時志忠知扶溝縣嘗以書問
其八男子送相君長時為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
而云約是秦漢時恐非也

六

予嘗使契丹接伴使蕭慶者謂予言達怛人不粒食
家養牝牛一二飲其乳亦不食肉糞汁而飲之腸如
筋雖中箭不死

七

予嘗接伴勸契丹酒有馮見善者謂予曰勸酒當以
其量若不以量譬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也以此
知契丹徭役亦以戶等可以中國而不量戶等役人

邪

八

蕭慶嘗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蚕也予問
其故曰有雪而少露出草一寸許如此時牛馬大熟
若無雪或有雪而沒却草則不熟蓋虜中視此以為
豐凶也並東齋記事

九

幽薊八州陷比虜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
復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蒙傑之士每深嗟而深
惜也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進攻幽州將行夜
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
柳仲塗守寧邊今博野也結客白萬德使說其酋豪
將納質定誓以為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

仲塗易地。河朔之人至今以為恨。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遷防禦使。性極殘忍。每俘獲戎人。則置酒宴。引戎人以手捽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噉千百人。亦可怪也。麗水燕談

十

太祖收晉水。浸河東之年。晉危使偽命。毀直程再榮。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弊國。危戚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再榮因問他後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即掃地矣。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然而扶困。却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滅

幾無遺種矣。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殆。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命曹武惠彬代燕。不利。是年終虜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虜乘勝。祇黃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七十。語氣方直。雖在契丹。嘗諫曰。南朝天地山河。與虜不同。雖暫得少勝。不足求恃。彼若雪耻興兵。復燕薊。破榆關。而直趨灤河。恐窮廬。毳帳不勞一踐。而盡契丹。馱其語。欲誅之。蓋賴其學術。以免。年八十卒。湘川

喃斯羅

唐末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為喃斯羅。始甚強盛。自祥符間。岌於三都谷。勢遂衰弱。視中

國為神明惕息不敢動異時與回鶻皆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及元昊將叛慮唃氏制其後舉兵攻破萊州諸羗南侵至於馬街山築瓦山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文為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為唃氏尚在河隍間又與元昊世仇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仁宗然之寶元二年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州抵青堂城始唃氏遇渙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之俾掎角以攻元昊斯羅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牽制而唃氏復與中國通矣延州當西戎三路之衝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東北懷寧寨而懷寧直橫山最為控要頃薛向种

諤取綏州建為綏德城據無定河連野雞谷將謀復橫山而朝廷責其擅興二人者皆黜罷熙寧五年韓丞相絳以宰相宜撫陝西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賓草堡東築吳堡將城銀州會抽沙不可築而罷遂建羅兀城欲通河東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糧運不繼言事者屢沮止之旋屬慶州遽班師韓以本官知鄧州副使呂大防奪職知臨江軍棄羅兀等城而河東路不能通矣

二

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建議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議拜潘羅與為西涼節度使旁泥埋為鄯州防禦使俾掎角攻討卒致繼遷之死唃氏遂保宗歌城用僧立蓮為

謀主部落寢盛勁兵數萬祥符末遣使貢名馬請為
朝廷討夏州真宗以戎人多詐命曹瑋知秦州以
備之果得其詐偽之情及瑋破魚角憚戮貴樣丹又
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遵於
是西涼破膽矣並東軒筆錄

高昌國

高昌國唐以車師前王庭地所置西州也自安史之
亂復陷西戎太平興國中遣使來貢命供奉官王延
德報聘往復數載其國無雨人皆以白塗屋以居
嘗雨數寸室廬皆壞有勅書樓藏唐朝格律勅詔開
元九年三月九日寒食至今用之延德後為度支使
舒州團練使

日本

公言雍熙初日本僧奝音彫然來朝獻其國職貢令
年代紀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為真連國五品官
也奝然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
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
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
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閱所
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然表啟一卷因得
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後歸附商人舡奉所貢方物
為謝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
名不惟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
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
籍釋典以歸開元中有朝衡者隸太學應舉仕至補
闕求歸國授檢校秘書監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

有詩序送別後不果云。歷官左右常侍。安南郡督。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曰。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右並楊文公談苑。

新羅

天聖中新羅人來朝貢。因往國子監市書。是時直講李昉監書庫。遺昉松子髮之類數種。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昉荅以某有官守。不敢當。復還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於是使者起而折旋。道不敢者三。新羅箕子之國。至今敦禮義。有古風焉。東齋記事

潞州李筠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

長子入朝。且訶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謗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爭。若賊不聽汝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欲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為歸吾。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反。有僧素為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湊。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

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隘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群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築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竊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赦之。

侯舍人

大宋末年，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於富平人，至必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於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得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馬無具裝，又劫略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略盡。餘黨

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為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邪？我又與君遇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我不擒我邪？我為侯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為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邪？巡檢慙而退。

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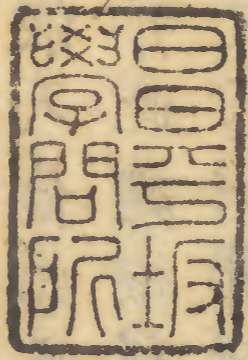
室种者，虜相助之子，來奔於我，以為諸衛將軍領刺史。西京巡檢种好馳逐射獵，洛中水竹尤勝。种常語人曰：洛陽大好，但苦於園林水竹，交絡翳塞，使盡去之，斯可以擊兔伐狐，差足樂耳。

並楊文公談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

終



皇宋事實類苑吉州太守江
少虞所撰也蓋此書之趣恐
遺文逸說可事美一時語流
于載者之泯絕也其顛末詳
于序文今不復贅矣伏惟
皇帝陛下
睿智夙成之天性柔仁博愛之
至道悉叢于

聖躬紀綱整肅于

朝中車書混一于海內加之萬
機餘暇孳孳學術惜白駒忙
於晝窓跋紅燭轉於夜几不
啻校訂

本朝國史特設經史子集之庫
其經營也塗以黝堊堆以金
碧薨棟雄麗而結霞闌楯衡

直而煥日意匠出巧輪焉與
焉其前有池水漣漪湛凝碧
浮鳥戲乎其上游鱗躍乎其
中佳木秀而布繁陰竒石疊
而幻小峰風致瑋其庭除如
此大觀豈可以口舌贊揚而
盡哉然而令如薛稷馬懷素
沉佺期武平一之後才知之

於是下
勅命曰令皇宋類苑鏤梓其
廠旨要前人之言徃古之行取
之左右逢其原且又欲令天
下國家之人誦斯文者視其
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嗚
乎大哉體手業已了畢則先
賢之言之美也以之爲寶而

玩之則崑山粹精之玉不且
比擬焉高文之才之俊也以
之爲苑而遊之則鄧林之材
榘楠杞梓不足譬喻焉况又
樂花開而禮葉茂氣焰生而
麗藻光以盡美善矣間者辱
宣

麻命於臣僧某甲曰跋此書尾

如臣其淺術末智醞甕之雞
坎井之蛙如不知甕外之天
井外之海今又老懶眼生昏
花憑烏皮着睡二夫之外別
無一所爲何以與毛刺史楮
先生從事哉雖然固辭固請
普天率土無處回避故綴荒
蕪詞塵黷

宸眷惟深慚縮臣其不勝蒙恩
遇故奉謝其萬一跽非臣敢
所書

元和七年重光作噩六月晦日

前南禪臣僧瑞保護書



